

寻羊 笔记

王大米 2019-08-31
21:31

看完《寻羊冒险记》，摘抄一些文字。

业已发生的事显然已经发生，尚未发生的事无疑还未发生。

热乎乎的感触通过喉咙，顺着食管壁灵巧底下至胃底。

或许我们应该出生在十九世纪的俄国，我弄个什么什么公爵，你弄个什么什么伯爵，两人狩猎，决斗，争风吃醋，怀有形而上的烦恼，在黑海岸边望着晚霞喝啤酒，晚年因株连“什么什么叛乱”而流放到西伯利亚，并死在那里。你不认为这样很美妙？若生于十九世纪，估计我也能写出更有起色的小说来，即使比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也肯定能挤进也还说得过去的二流。

一个俄国作家写道：性格会有所改变，而平庸的缺失是万劫不变的。俄罗斯人说话不时有睿智的警句，或许是冬日里想的。

平庸化始于人类生活和生产手段的分化。卡尔·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界定而将平庸固定下来。唯其如此，斯大林主义才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。对马克思我是肯定的，因为他是记得原始混沌的少数天才之一。在同样的意义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持肯定态度，然而我不承认马克思主义，那实在太平庸了。

他们笑我不成？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和《静静地顿河》我分别读了三遍，甚至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也读了一遍。

失业使我心情畅快起来。我正在一点点简化。我失去了故乡，失去了青春，失去了朋友，失去了妻子，再过三个月二十九岁也将失去。到六十岁时我究竟会怎么样呢？我想了一会。但想也没用。一个月以后的事都无从预料。

我们回宾馆性交。我非常欣赏性交这个词，它使人联想起某种形式被限定的可能性。

羊博士之子：我一直以为人生就是那么一个东西，就是要四处寻找什么。那才是真正的人生。

羊管理员：吃干草，小便，打打架，想想肚里的羔——冬就这么过去了。

鼠：“懦弱这东西要在体内变质腐烂，就像坏疽一样。早在十五岁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，所以经常焦躁不安。自己体内确实有什么在腐烂而本人又能持续地感觉到。”

“我喜欢我的懦弱，痛苦和难堪也喜欢。喜欢夏天的光照，风的气息，蝉的鸣叫，喜欢这些，喜欢得不得了。”

妻：细胞在更新嘛

鼠：“精神地窖。人一旦被羊附体，精神就暂时处于失控状态，也就是类似所谓shell shock.而你必须把它从中拉出……”